

2012年1月1日（星期日）

2012年元旦獻詞



國內

星洲日報

03

期許新一年更自由公平

社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

2011年是天灾人祸频传的一年，也是群众走上街头宣示人权，全球示威活动遍地开花的一年。

各国天灾哀鸿遍野

3月11日，日本东北部发生9级大地震，复引发骇人海啸，夺走了超过2万人的宝贵生命，并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。这场大灾难也令全球陷入核辐射的危机之中，引发全球对核泄漏事故的关注与担忧。在这前后，纽西兰基督城和土耳其也发生大地震。在泰国，延续3个月大水灾，造成逾500人死亡，300万人受灾。洪水令多年来陷入政治恶斗的泰国雪上加霜，造成1千亿泰铢的经济损失。

菲律宾的南部，也在岁末之际被一场热带风暴“天鹰”打得哀鸿遍野，造成千人死亡。东南亚被大水灾的梦魇所困，非洲一些地区则陷入了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，断粮缺水，饿殍遍野，犹如人间炼狱。饥荒导致数万人活活饿死，一千一百多万人饱受饥饿的煎熬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

说，非洲之角已有大约50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，另有170万儿童也面临死亡的威胁。

所有的这些灾难，都是大自然反扑的结果，天灾的背后，也隐含着人为的破坏以致人类自食其果的因素在内，人类今后该如何与大自然共存共荣，值得全球反思。

阿拉伯世界闹革命

与此同时，保守的阿拉伯世界，则吹起“阿拉伯之春”的号角，掀起“茉莉花革命”的狂潮，中东和北非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，向民主和人权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，最先是突尼西亚的人民揭竿而起，推翻了强人本阿里。不到一个月后，革命之火又延烧到了埃及，迫使另一铁腕统治者穆巴拉克黯然下台。

几个月后，利比亚独裁者卡达菲也走上了末路，叛军在北约的军事支援之下，不但一举夺下了首都的黎波里的控制权，也把卡达菲枪毙于街头。

紧接着，也门总统萨列赫也在压

力下，成为阿拉伯之春第四个下台的领导人。4个执政时间合共近128年的独裁者，竟然在短短一年内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令举世为之震撼，也重新思考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这一重大课题。

欧洲陷入债务危机

民主发展相较进步的欧洲，则陷入了债务危机，因此也不能置身于人权诉求的狂潮之外。希腊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发源地，却因债务危机而破产，陷于困境的国民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示威行动，以宣泄他们的不满与抗议。欧债危机甚至撼动“欧猪五国”的政局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即令债务缠身的爱尔兰、葡萄牙、希腊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“欧猪五国”相继变天。

美国也走不出经济衰败的阴影，失业民众打出了《我们属于那百分之九十九》（We are the 99%）的口号，发起了《占领华尔街运动》，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民众也在各自的城市群起响应，对全球日趋严重的贫富悬

殊现象，表达了他们最强烈的抗议。

天灾人祸串成了令人惊骇连连的2011年，踏步而来的2012年，又会是一个什么景象？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台湾，会不会再变天？预料很快就将迎来大选的马来西亚，会不会再产生震撼性的政治格局？毫无疑问，这些问题，值得我们关切。而人权与主权孰重孰轻的问题，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加观察和探讨。

人权主权掀起争议

坦率地讲，当今国家政治中，并没有一套十全十美的制度，如何界定真正的民主、自由与人权的定义，也的确一直存有争议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人权和主权的问题，今天已属价值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，也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。

主权的概念兴起于近代欧洲，主要是出于民族国家王室对抗教廷之用。主权的原初含义，是指民族国家拥有的主权，乃是超越普世神权的。在现代，主权的作用则是防止外国的干涉。但如果一国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实施恶法，恣意地运用主权侵犯人权，令人民陷于苦难之中，那人权是不是可以否定主权，以达成国家变天？

孟子说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显然，在几千年前，孟子就已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这一标准。因为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尊严，是每个人生来都应享有的权利。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》，即明确的表达了



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”的这种信念。所以，诸如种族歧视、种族清洗、恣意逮捕、恶意扣留、实施酷刑、禁止思想自由等，都是对人权的侵犯与破坏，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，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对之进行人道的干预。这种干预不能被视为是干涉别国内政的举动，因为，当人权不被保重的時候，国家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主权也就不存在了。

送旧迎新，我们期望迎来更加和平、进步和繁荣的日子。也期许全球共同省思，为建构一个更加民主、更加自由、更加公平的世界，而奋斗，而努力！